

前 言

自人类出现以来,战争就没有停止过。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战争仍在不断上演。中国古代称战争为争、战、征、伐、兵等,战国时期的兵书《吴子》中已有“战争”一词。战争的发生,有许多要素,地点正是其中之一。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孙子兵法·地形第十》也说:“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早在春秋时期,中国的军事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战场选择的重要意义。

《决战地》就是一本地域色彩很强的关于战争的书籍。书中所提到的很多地方在今天大多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同日而语,但在古代的某一段或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些地方都是军事重镇、战略要地,一场战役的胜败可能就直接关系到一个朝代的荣辱兴衰甚至是国家分裂或统一。由于历史的沿革、时间的推移,人们或是遗忘、或是只记住了战争的名字,比如“牧野之战”、“柏举之战”、“蔡州之战”……但是又有几个人能一一说出“牧野”、“柏举”、“蔡州”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因此,现代人对战争地点的了解远远少于那些战争本身,而这就正是本书要与您探讨的。

“决战地”,顾名思义,就是发生战争的地方。没有发生过战争就不能称其为“决战地”,有“战”才有“战场”。所以我们在简单明了地介绍古战场名称的历史沿革之时,也全面而精彩地展示了这些重大战争的背景、经过。



综观本书,不难发现,历代战争发生最多的地方就是河南、山西等地,尤其是河南,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都是在这里发生的,例如:牧野之战、崤山之战、柏举之战、巨鹿之战、昆阳之战、荥阳之战、睢阳之战、蔡州之战……河南是不折不扣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呢?

古人云“山川都会”,是指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河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河南是古豫州之地,位于黄河中下游,因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故称河南,又因古时豫州位于九州中心,因此又有“中州”、“中原”之称。河南地处中国中东部,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清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一书中说:“河南阡域中夏,道里辐辏。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雎亦云:‘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秦氏观曰:‘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是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是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也。”

基于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看重中原,逐鹿中原,建都于中原,并且都认为“得中原者得天下”、“当取天下之是,河南在所必争”。也正因为如此,河南成了中国古代发生战争最多的地方之一,可见在战争中,地理位置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因素。


另外,本书也以三国时期为历史背景,着重介绍了荆州古战场的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此“荆州”非彼“荆州”,三国时的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大体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全部、湖南以及两广北部,地域远远大于今天的湖北荆州市。古人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不只是春秋时期,

许多时期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而即使是非正义的战争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许多时候,战争双方就是为了争夺一个战略要地。

荆州之争可以说是三国历史的缩影。对曹操来说,荆州是防守中原的南大门,又是进攻江东的重要基地。对刘备来说,占有荆、益两州,是两路夹击魏国的基本保证。失去了荆州,就只剩下出汉中一条进攻魏国的路线,再也无法掌握战略主动权。而对孙权来说,荆州地处江东上游,据有荆州就与江东共享长江天险,失去荆州,江东所依赖的天然屏障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因为三方都认识到了荆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所以才导致了那么多重要战争的爆发,比如赤壁之战、襄樊之战、夷陵之战等。举这个例子是为说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与地域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战略要地是随着地区局势而定的,也会随着局势的改变而改变,晋统一以后,荆州就不再有关乎生死的战略地位了。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本书不可能一一论及,只能以地域、时间为坐标,介绍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战争。本书介绍的这些决战地,有的是因一次战争而名垂史册,比如牧野、郟城、麻城等;有的则发生过多次战争,比如寿县、崤山、太原、大同以及一些古代重要的关隘如居庸关、山海关、潼关等,希望能让您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自己需要的知识。



牧野之战
崤山之战
井陘之战
垓下之战
赤壁之战
夷陵之战
鄱城之战
崖山之战
萨尔浒之战
……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
《孙子兵法·地形第十》也说：“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
请随我们一同走进古战场，再次体会曾经的惨烈或者传奇，屈辱或者辉煌！

目 录

第一章 牧野古战场	1
第二章 鄆城古战场	12
第三章 崤山古战场	20
第四章 麻城古战场	26
第五章 太原古战场	35
第六章 莘县古战场	45
第七章 高平古战场	54
第八章 平乡古战场	62
第九章 井陉关古战场	69
第十章 垓下古战场	77
第十一章 大同古战场	85
第十二章 叶县古战场	92
第十三章 许昌古战场	99
第十四章 赤壁古战场	107
第十五章 樊城古战场	115
第十六章 夷陵古战场	122
第十七章 定军山古战场	127
第十八章 寿县古战场	133
第十九章 玉壁古战场	141
第二十章 茌阳古战场	148
第二十一章 阴山古战场	159



第二十二章	商丘古战场	169
第二十三章	汝南古战场	179
第二十四章	阜阳古战场	188
第二十五章	鄆城古战场	196
第二十六章	采石古战场	202
第二十七章	钓鱼城古战场	211
第二十八章	崖山古战场	220
第二十九章	鄱阳湖古战场	227
第三十章	白石江古战场	237
第三十一章	萨尔浒古战场	244
第三十二章	兴城古战场	253
第三十三章	乌兰布统古战场	260
第三十四章	南京古战场	267
第三十五章	居庸关古战场	275
第三十六章	潼关古战场	280
第三十七章	雁门关古战场	288
第三十八章	山海关古战场	296
附录	中国古代重大战役一览表	301

第一章 牧野古战场

——商周交替之牧野大战

距今 3000 多年前,西方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周在首领姬发的带领下,率军突袭商朝,直捣商都朝歌。决战在朝歌附近的牧野之地展开,这是一次闪电式的决战,直接导致了当时还很强大的商王朝的灭亡,并从而开始了周朝近 800 年的统治。

朝歌,商王朝的都城,在今河南淇县境内,商朝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四代殷王在此建都。周灭商后,封康叔在朝歌建立卫国,建都于此达 403 年。汉代置朝歌县,元代置淇州,明代改为淇县(因有“北方漓江”之称的淇河流经于此而闻名)。

牧野,在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牧野”一词不同于以“牧”字构成的其他名词,如牧羊、牧童、牧歌等;也不同于以“野”字构成的其他名词,如田野、视野、原野等。在现代汉语里,它似乎成了一个专门用来表达一场战争——牧野之战战场的专用名词。

对于牧野之战的确切地点,今人争议颇多,有很多版本:一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二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三是原开封师范学院孙作云教授认为“牧野在今新乡师院(今河南师范大学)所在的牧野村”;四是当代学者田涛认为“牧野应在今淇县南、距朝歌故城 46.5 千米的古卫州城,即今汲县西南 12.5 千米处的汲城村”;五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并说“距朝歌只差七十里”。

这其中,第五种观点是当今多数学者比较认可的。按照郭沫若在此《中国史稿》中的说法,牧野在河南淇县南七十里的地方。《尚书·周



书》曰：“皇甫谧云：（牧进驻）在朝歌南七十里。”宋朱熹《诗集传》也说：“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抛开朱熹的《诗集传》不谈，《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时期的许多重要史料，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而郭沫若先生本身又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所以他的看法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其余的说法也有各自的根据，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殷商时，王城四周都有天险，殷以南还设有别都牧邑，牧邑建有大城，设有宗庙，商王常到此对臣下进行赏赐。牧与妹双声通用，牧邑就是《尚书·康诰》中的“妹邦”和《尚书·酒诰》中的“妹土”。《水经·清水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今卫河上游），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矣。”所谓“牧野”，是指牧邑郊外的广大地区，即“牧之野”。牧邑是殷都防守的军事重镇，武王要克商，就必须进军牧邑。

决战地

2

公元前11世纪，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积弱等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期间，已经是危机四伏，日薄西山。帝辛名受，人称殷纣王。史料记载，商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膂力过人，手格猛兽”，又称其“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可见商纣王算得上文武全才。即位后的纣王，在先公先王赫赫功业的荣耀下，名臣贤相诤言警语的劝谏下，也曾励精图治，以期光先王、振国邦。所以他即位之初，政治清明，四海宾服。

之后，纣王又不断对东夷（周人为了记述历史，把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为东夷，后来这个词被史学界统一用来借指史前中国生活于今山东、淮河地区，活动在今泰山周围的众多部落、方国）用兵，战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大大促进了商王朝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原文化也逐渐发展到东南，促进了江淮地区的发展。商王朝的这种“中兴气象”，滋长了纣王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他在人臣面前开始骄横起来,变得刚愎自用、巧言饰非,听不进谏言,以为天下没有人能高过自己,自认为是“受命于天”。贤臣祖伊劝谏纣王说:“天帝莫不是要结束我殷的王命……王淫逸过度,不遵守王道常法,自绝于先王……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希望殷命早绝的。王打算怎么办?”纣王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的命不是天给的吗?他们的恶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纣王不但不听贤臣的劝告,反而越发地骄奢淫逸:雕花的筷子换成了象牙的,杯子换成玉的,穿衣要锦衣九重,住房要广厦高台,而且梁要雕、栋要画、窗要镂、墙要文;不满于摘星楼的“小制作”,又另起鹿台;扩大沙丘苑台,广建离宫馆,多置飞禽走兽,供己享乐;还要诸侯献美女,宠信美妾妲己,常与之逐狗斗鸡、饮酒作乐。

由于纣王荒淫无道,亲小人、远贤臣,致使国内政治一片昏暗,人民怨声载道。与此同时,渭水流域的诸侯国周,在周文王(姬昌)的领导下,开始兴盛起来。周氏族世居今陕西泾渭盆地,在周太王季时,已将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渐渐兴起。季死后,其子姬昌领导周氏族,国力更强。

周文王早先被商纣封为西伯侯,封地西岐(今陕西岐山)。文王重视农业生产,德馨仁厚,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典故“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一例。姜子牙,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也称吕尚。据说姜尚是出自炎帝的一支苗裔,他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理水土,因功封于吕,所以以吕为氏,故又称吕尚。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姓”即“女生”。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又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春秋



姜太公钓鱼图。吕尚少有良谋,志向远大,但怀才不遇,只好隐居渭水,直钩垂钓,意在引起文王的赏识。后来,文王出猎,路经渭水,这才遇到了他,成就了一段君臣相得的千古佳话。

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吕尚因为在周初做过太师，被尊称“师尚父”，因而得名“吕尚”。吕尚少有良谋，志向远大，但怀才不遇，只好隐居渭水，直钩垂钓，意在引起文王的赏识。后来，文王出猎，路经渭水，这才遇到了他，成就了一段君臣相得的千古佳话。传说吕尚当时表示愿意辅佐文王，但要求文王必须亲自推车带走他，文王求贤若渴，便一口答应了，无奈体力有限，推到800步时，终于推不动了，于是吕尚便预言周朝将统治天下800年。传说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周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历经了37代天子，共800多年的时间。

此后，周文王重用吕尚。在吕尚等人帮助下，姬、姜两氏族的联盟对内发展经济、对外积极扩张，先后征服了很多邻近的方国和部族；周还与诸夏氏族联盟，势力迅速强大起来。这个时候，周实际上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完全具备了和商纣抗衡的能力，但文王仍然“以服事殷”，一方面表示不悖礼法，从舆论上赢得更大的支持；一方面继续龟勉从事，以待时机完全成熟。

周部族的迅速崛起，让纣王感受到了威胁，而文王喜易经且道行不浅，也令他害怕。于是他听从了闻太师的建议，把文王骗进了王都，软禁起来。后来吕尚出了个主意，让文王的大儿子伯邑考带七香车、醒酒毡与白色猿猴三样珍奇异宝，献给纣王，以表示臣服的诚意，从而救出父亲。纣王见了珍宝，便动了心，但仍有些犹豫。于是妲己便出了一条毒计：把伯邑考杀死，用其肉做成包子，让姬昌吃。如果不吃，说明姬昌能算出是其子之肉，道行已经很深，决不能留；如果吃了，说明他还没有那么神，可以暂时留他性命。姬昌早已算出做包子的肉是儿子的肉，但为了顾全大局，只能表面上不动声色，忍住悲痛吃了包子，也使纣王放心地放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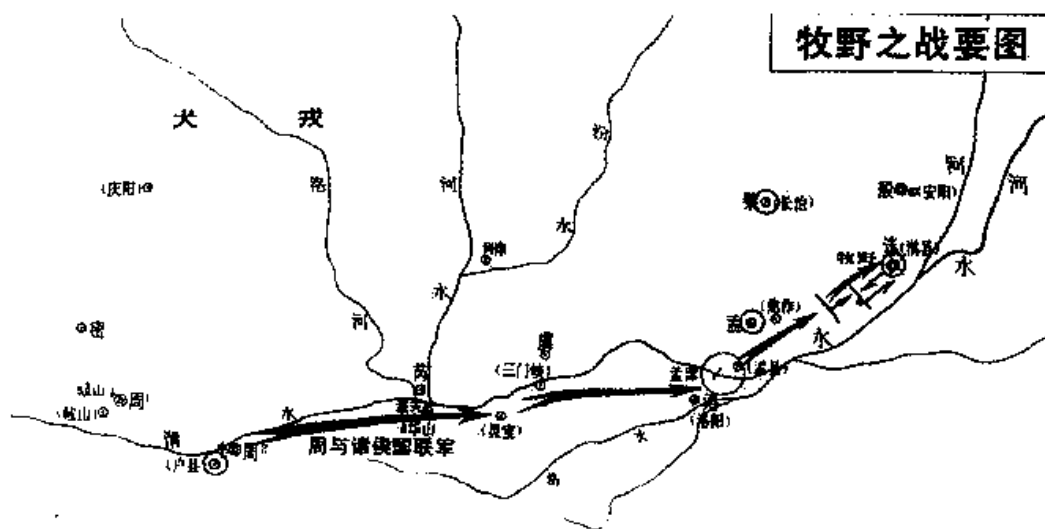
姬昌返回封地后,表面上耽于游乐,对朝歌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加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经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充分准备后,周朝赢得了民心。文王在用效忠、表面贪图享乐等手段麻痹商纣的同时,还迁都到丰(今陕西户县东),乘机开拓领土以消除后顾之忧,打通了进攻之路。囚禁被释九年后,周文王逝世,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继续以吕尚为师,以姬旦为辅,以召公、毕公等人为主要助手,继续文王未竟的事业,将都城扩至沔水以东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境内),积极作灭商的准备。

周武王继位后四年,殷商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纣王在政治上彻底陷入了孤立,灭商时机已然到来。

公元前1057年(一说公元前1027年或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趁纣王派大军远征东夷之际,东进伐商。周军抵达孟津时,与庸、卢、彭、濮、蜀、羌、微、鬻等反商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随后,周军由孟津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而往东行。武王统帅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浩浩荡荡杀向朝歌。《尚书·牧誓》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诗经·大雅·大明》描写牧野之战则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駉骖彭彭。维是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仓促部署防御。虽商军主力东征未归,但是纣王还有一张不小的底牌,即朝歌城内的大量奴隶和战俘。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许以利害,在数量上仍然可以占有绝对优势,足以抵消周军素质和装备上的优势。于是,纣王迅速武装了一批奴隶和战俘,并亲率少量禁卫部队押送,奔赴前方战场。《史记》中说,帝辛出动的总兵力有70万,这无疑过于夸大;另有

文献记载是17万,似乎比较合理。虽然至今牧野前线究竟有多少人仍然是一个谜。但商军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纣王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优势,眼见周军来伐、情势紧迫,奢靡成性的他却在战事前夕仍“大劳军”,终日与诸军痛饮,军队上上下下无不酩酊大醉。



周武王联合庸、蜀、羌等方国和部族从孟津渡河北上,东进伐商,直捣朝歌。
商纣王无奈之中仓促部署防御。

这年二月初五,周联军庄严“牧誓”。《尚书·牧誓》中提到:“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牧誓》是周武王的伐纣檄文和灭商宣言。武王说:“古人曾经说过,母鸡不会在早上啼叫,如果某家的母鸡在早晨啼叫,这家人就会遭殃。如今商王昏庸无能,只听从淫妇妲己的话,不但藐视纪念祖先的宗庙之礼,还公然羞辱先王的遗训。弃父母亲长、兄弟姐妹于不顾,反而庇护从四面八方逃来的罪犯,并且推崇、敬畏、依靠、任用这些罪犯,让他们做公卿大夫。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罪犯专门用残暴的手段虐待百姓,并在商朝的国境内奸淫作乱。”武王通过列举纣王偏听妲己之言、不祭祀祖先、不任用宗亲贵戚而只信任四方有罪逃犯等罪状,说明自己是恭行“上天之意”给其以惩



决战地

8

罚,要求将士勇敢作战、战胜敌军。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令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之后,武王针对商纣军中下属兵士对商纣的怨恨情绪,鼓动他们倒戈起义。于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出现了:商军奴隶和战俘在经过一阵毫无章法的抵挡之后,再也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做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

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于当天晚上仓皇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身死。周军乘胜追击,攻占朝歌。而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商军以优势兵力而迅速崩溃,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商军士气低落、商朝已失去民心,周朝才是众望所归。但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商军不但大都是临时拉来的奴隶和战俘,没有受过相应的军事训练,即便杂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战斗力;而且,周联军在武器上有重大优势,他们有300多乘当时最先进的重型武器——战车,而商军没有任何使用战车的记载——多半都在东南战场上难以及时调回。商军主要的战斗力是步兵,牧野又没有防御工事,只能靠步兵的阵列组成人墙抵挡快马重车的冲击,其结果可想而知。

牧野古战场分析

在牧野之战之前,牧野并不是什么出名的地方。牧野地势平坦,在冷兵器时代,与一些兵家必争之地相比,其战略地位并不突出。然而,两个原因使这里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爆发地:

1. 政治原因。牧野临近朝歌,武王伐商的战斗必然要在牧野附近的某一地点打响。

2. 地形原因。牧野地势平坦,在当时流行步兵配合车战的作战方式前提下,这里正好适合战车的展开。

关于牧野之战的战斗详情,史籍中没有正面记载,但由各种相关记录佐照,亦有一些踪迹可循。史称武王拥有战车 300 乘,而殷商并没有任何战车兵力的记载。想来,应是殷商承平日久,戒备不足,缺乏这种武器,或者纵然有却重视不够之故。周的军队在当时大规模使用战车,依靠武器装备的优势,在战略战术上均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因此,此战当为战车突破战。《史记》记载,自作战开始,武王使尚父与百夫致师,既而“以大卒驰帝纣师”。所谓大卒,系指戎车、虎贲和甲士。又有“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驰”字形象地描述了战车冲锋的情形。战车速度快,不仅可以中央突破,还有迅速迂回突击的作用。

由夏经商至西周灭亡的 1400 年,是中国古代战争缓慢发展的时期。商中期后,军队已装备青铜兵器,战车增多,发展为车、步两兵种,分别编组,协同作战,并出现了密集方阵战术,以发挥整体功能。通常步兵列阵于前,战车列阵于后,组成广正面之大方阵。指挥官以金、鼓、旗帜等听视信号指挥战斗,强调队形严整。这种战法在平原中才能发挥出最大效



决战地

10

果。牧野地处朝歌以南,平旷开阔,极便于战车的运用和车、步两兵种的配合。周师“昧爽”(即清晨)抵达,随即“陈师牧野”以待,以此看来,牧野是武王一方事先选择好的最佳战场。

在这样有利的地形、装备等条件下,周具有很大的优势。《尚书·武成》记载:“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描绘了在平坦的平原中,战车猛烈突击时所造成的伤亡之景象。牧野之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周以弱势兵力,运用正确的战术一击制胜。商全军大乱,纣见大势已去,归登鹿台自焚而死,于是战争迅速结束。

由此可见,牧野之战是在牧野古战场中,军车对步兵的突破战役,是一次因武器装备先进而奠定胜局的战役。由甲骨文中“王作三师左右中”的记载,以及西周与春秋初期作战,三军并列而王居于中军的部署来看,则此次作战商周双方的主力应皆位于中央。故而,这次突破作战,当为中央突破的战法。

周灭商牧野之战,战车机动性、冲击力得到发挥。此后,战车兵成为军中主兵,步兵成为战车属兵。经商代、西周、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主要特征。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以后,由于铁兵器的使用,士兵成分的改变,军队数量增多,步兵、骑兵兴起,营寨壁垒出现,战场才从平原旷野向险阻地区发展。

牧野之战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结束了殷商王朝600年的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但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而且其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首次使用较多的战车,并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为后来大规模的车战提供了范例。正如《太公兵法》中所

言：“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阵选锋。”此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也莫不重视对战车的应用。